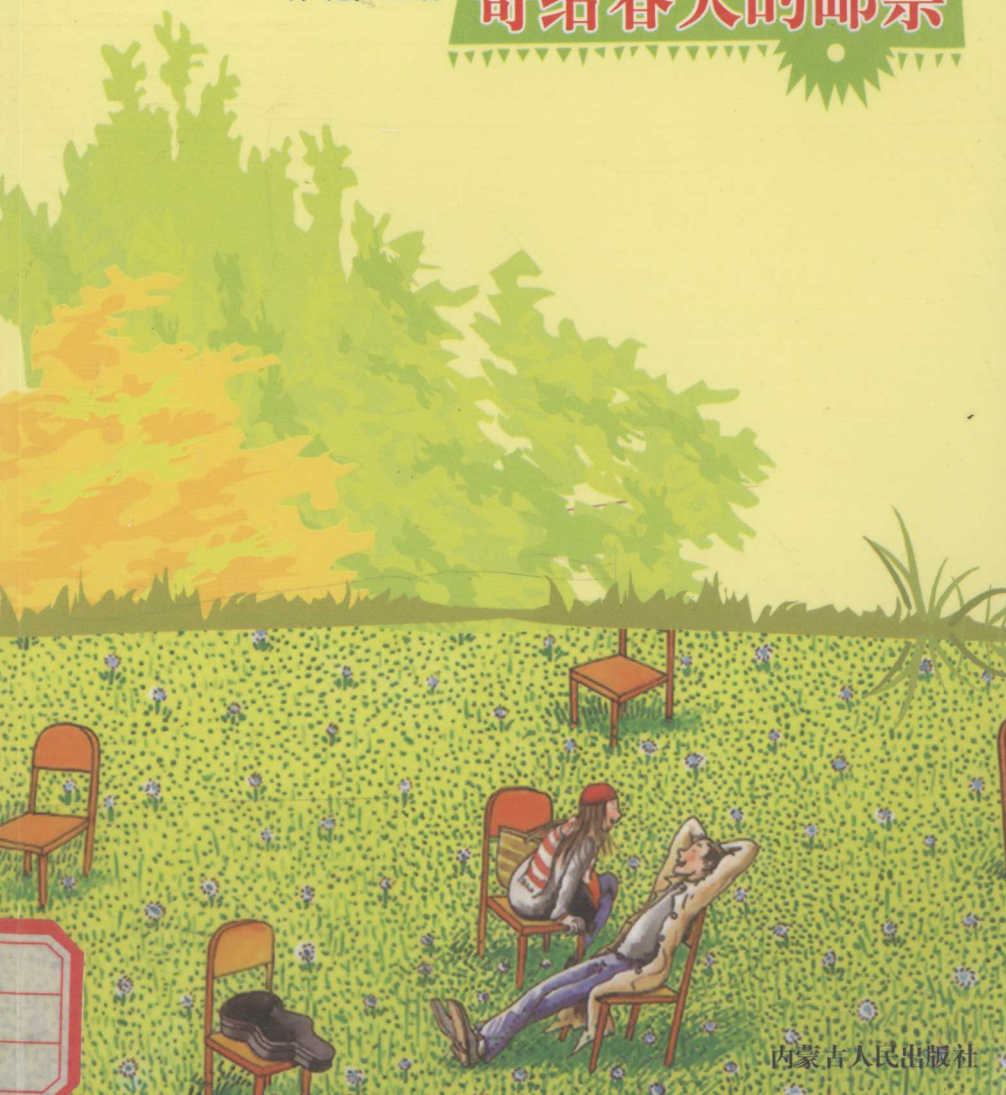


校园文丛精选

XIAO YUAN WEN CONG

韩艳/主编

寄给春天的邮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寄给春天的邮票

主编：韩 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校园文丛精选/韩艳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4-08682-1

I. 校... II. 韩...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7387 号

校园文丛精选

韩艳 主编

-
- 责任编辑 杨显文
封面设计 北京揽胜视觉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套)
书 号 ISBN 7 - 204 - 08682 - 1/I · 1791
定 价 998. 00 元 (全 40 册)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唱一首简单的歌	(1)
追捕一个逃进文字里的另类分子	(4)
平平淡淡也潇洒	(7)
梦	(10)
偷闲絮语	(13)
生命的本质	(15)
飘不落的日子	(17)
蜻蜓	(20)
女孩·雨	(22)
梦之囚	(24)
请尊重我的善良	(26)
感谢阳光	(28)
清秋·落叶	(31)
解读生活	(34)
我讨厌脏话	(36)
平凡而诗意地生活	(39)
寄给春天的邮票	(42)
童年小景	(44)
风铃的启示	(50)
爱心	(52)

转换心灵素质	(56)
温馨冰点屋	(60)
擦拭青春	(62)
春天的情绪	(64)
楼·邻居·我	(68)
想写的时候	(70)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	(72)
不亦快哉则	(76)
花季的秘密	(80)
心灵的预约	(83)
男女有别	(87)
穿过这片林子	(91)
体贴是一种美	(92)
梦里春秋	(94)
什么是爱	(98)
守望心灵的春天	(101)
船、码头和螺丝钉	(104)
一朵化成千万朵	(107)
骚动的世界	(109)
丈夫的脚步声	(112)
生命不能绝望	(113)
学会感谢	(115)
人不只是要生存下去	(117)
角色的需要	(119)
裸泳	(121)

愧对父亲	(125)
心动的感觉	(127)
父 亲	(130)
没有人注意我	(135)
有酸有甜	(138)
等待	(140)
真的很想您,爸爸	(142)
根	(145)
女人真有意思	(149)
谜与惑	(151)
享受童年	(155)
偏安	(160)
遭遇罗大佑	(162)
纳凉	(166)
写信的快乐	(168)
飞旋的车轮	(171)
剪纸	(176)



我快乐，我这样唱。
我愁苦，我也这样唱。

唱一首简单的歌

我好闷！我想唱个歌给你听听。

我要唱一首简单的歌，快乐的歌、自然的歌、天真的歌，像清溪的水或山上的泉；像一只麻雀随意的啁啾，或一只燕子无忧的呢喃。

哦！不，它应该什么也不像，它只是一首简单的歌。

我从前常常唱歌，但后来就很少唱。好像起先是我发现没有人要听我的歌，后来我就没有心情再去唱，到现在，我觉得好像自己早已哑了。

我从前一直很不喜欢那些只念书而不唱歌的人。他们那么郑重其事地、勇往直前地求学问，他们从来不觉得唱歌有什么意思，而我只是喜欢唱歌。我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念书，而我一天到晚都在唱歌，所以我常常都很快乐。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很少唱歌了。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最想唱歌给他听的人，不喜欢听我唱；而且他笑我不会唱他所喜欢听的歌。我想，一定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没有心情唱歌的。

不唱歌，我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呆板冷硬的工作。我看了好几本书，每本书都充满着道貌岸然、自命不凡，打算一手



遮天的这思想、那思想，这哲学、那哲学。每本书中都充满着看似意义严格，实际上是含混不清、毫无意义的抽象字句。那些写书的人把自己提出生活之外，提出常识之外，在那里说着一些他自己发明的话。因为他是疯子，所以他希望全世界人都变成疯子；因为他是被亏待着，所以他希望全世界人都感到自己被亏待；因为他狂妄，所以他希望全世界人都做他的臣民。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思想是全世界人们的先知——知道宇宙的奥秘，生死的真义。却没有一个人开颜笑笑，来唱一首歌；也没有一个人开颜笑笑，来画一幅画；也没有一个人颂赞他们所置身的这个大地与头上的天空。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身边有一朵娇羞的小花，或一只活泼的小鸟。他们都拼命地把自己逼出这世界，都愚不可及地在那里问：“我们为什么生”“我们从何来？”“我们往何处去？”他们相信“吃穿生育、勤劳奋斗都是荒谬”而又不肯自杀。只是瞪着痴愚的白眼，怀疑阳光和空气，割裂小鸟与花朵。他们有人说“这都是毫无意义的元素的组合”，有人说“这都是人类被欺骗的幻觉”，有人说要“反抗”，反抗生命，也反抗死亡，而他却从未逃出生命和死亡。

他们找出一些最冷僻的词句来试图解释或剖析这个世界，其实，他们不知道，假使世界无意义，那字句也就根本不会有意义。假使世界需待解释，他的那些字句就更需待解释。他们不想到自己是这宇宙中一个小小的微粒，微粒不可能控制宇宙或扭转宇宙。

我多希望那些人们把他们自命不凡的僵直的头颈转动一下，把他们高傲不屑的眼光低垂一下，醒悟到自己是活在这



个地球上。我们由土地喂养，被大气包含，我们何不把分析解剖否定这世界的心情，用来爱和建设并肯定这世界？

我们生而为这世界的一个微粒，一切我们对这世界的反应皆是自然而且必然。我们由这片大地滋生，我们必然适合而且适应这片大地。个体的生命既由大地赋予，个体的死亡也只不过是归返本真。

人生是真实，理论才是最荒谬！

所以，我要用这首简单的歌来赞颂我的世界。它是这样欢跃而又静默，这样丰富而又单纯，这样从不夸大，而却真正辽阔无边、亘古长存。

我快乐，我这样唱。

我愁苦，我也这样唱。

我爱这世界，但我不必反抗死亡。因我知道，我死后，我的世界还活着，我只是回到那滋生喂养我的可亲的泥土。

要慎防那些把世界切片，放在显微镜下，端给你看的人，要了解他们是何居心！

要了解，当他用郑重夸大而冷酷的办法，冰冻了你的爱心，吓退了你的胆气之后，他自己却正好可以跨大一步，去享受他脚下的世界——吃美味、饮佳酿、穿华服、享盛誉，并且恋爱，并且结婚，然后志得意满地庆贺自己因狂妄浮夸而将会史册留名。



座名铭：长发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追捕一个逃进文字里的另类分子

“抓住他！”

一个人振臂高呼着，他的后面跟着一群人，有的拿着网，有的拿着棍子，有的拿着锄头，甚至还有拿着笔的人，他们好像在追赶一个恐怖又可怕的东西。在这群人中，有忠心耿耿的人，有看热闹的人，有盲目的人，也有帮闲帮腔的人。就像贪官追逐贿赂，刽子手追逐肉体，宝剑追逐热血一样，全都一窝蜂地朝着一个目的追去。

我不由自主地加入了这支浩浩荡荡的追赶大军，因为他们都在拼命奔跑，都在振臂高呼，使我的心不能再平静，使我的血开始沸腾。我的全身开始莫名其妙亢奋起来，像有什么人推着我一样，我不由自主地也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追捕运动。

我在追赶的同时问一个人：“我们到底在追谁？”

那位手里拿着一把锄头的人很干脆地回答：“不知道！”

我又问一个奔忙不停帮闲的人：“我们到底在追谁？”

那人白了我一眼：“你问我我问谁呢？”说完竟不理我，继续奋力往前追，边跑边振臂高呼：“坚决抓住他！”他的声音引起更多的回应。

终于问到了惟一一个知情者，他说是要追捕一个逃进文



字里的另类分子！

这名另类分子穿着不合时宜的古代服装，已分辨不出是哪个朝代的，但至少是先秦时代的人物。他长得很怪，脑袋大的吓人，头发一根一根地像蛇一样毫无规则地纠缠在一起，胡子非常长，显然很久没打理了，他不善于体力运动，累得直喘气，呼出来的气体像雾一样，眼睛因为遭人追赶而流露出一丝恐惧，但它太深邃了，就像是智者的目光一样，里面隐藏着许多跃动的火苗，这些火苗将恐惧蒸发得无影无踪。这颗硕大无比的头被他的芦苇一样细弱的脖子倔强地支撑着，他的脖子如此之细，以至我只要用两根手指就可以轻轻地将其头摘下来了，甚至一阵轻微的咳嗽都可能把他的脖子给震断，别说用手指拧了。他的四肢明显退化了，胳膊就像火柴梗一样细，一个三个月的婴儿的大拇指都比他粗；他的腿就像鸟肢一样细小，为了逃避追捕，他的鸟肢一般的细腿还要不停地奔跑，永远不能停息下来，我很奇怪的生命力竟是如此顽强。他可能跑了300年？1000年？5000年？我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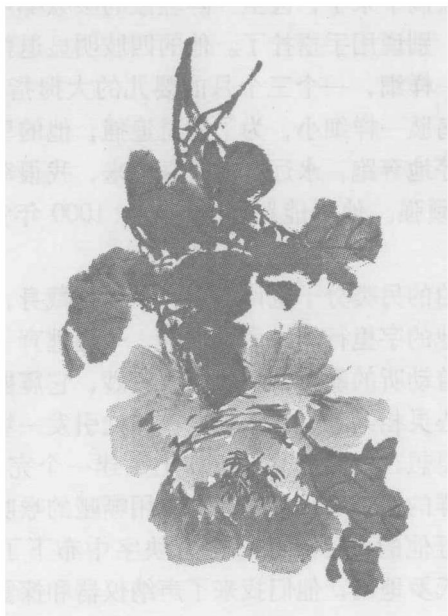
这位可怕的另类分子也许在现实中无处藏身，只好逃进了文字里，他的字里行间拼命地逃奔，一边逃奔一边用细小的嗓子演奏着动听的歌声，那歌声很奇妙，它震撼着人的心灵，和人的心灵相共鸣，在人的灵魂深处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要想在人类心灵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完整的家园，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啊！可是他还在用嘶哑的喉咙不停歌唱着，虽然追赶他的人已经在每个方块字中布下了许多的陷阱，撒下了天罗地网，他们找来了声纳仪器和探雷器，小心



翼翼地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寻找另类分子的蛛丝马迹。

这位携带着某种传染源的可怕的另类分子猴子般的在字与字之间跑来跑去，在段与段之间跳来跳去，细弱的鸟肢在黑色的字符上面敲出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颤的音符，这种音符吸引了追赶者，也吸引了追捕者。在停下来呼呼喘息的时候，他吃力地搬动着那与他脑袋一样大的字，搭起了积木，在文字的废墟上构建起一座又一座宏伟的城市，凡是搭建起来的城市，都充满了文明的声音和美丽的音乐……

我真担心他有一天会像夸父那样永远倒下去，如果他再这样不停地跑下去的话……





似乎拥有一切又失去一切，什么也不想去争去取，只是为了平平淡淡地做人。

平平淡淡也潇洒

我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年轻人，我是一只不会生活的笨鸟。

不会跳舞，不会猜拳，不会打架吵嘴修理“长城”；不会寒暄，不会周旋，不会观人脸色左右逢迎；不会计划，不会休息，不会爱护自己关心别人；不会凑趣，不会打哈哈，不会养猫逗鸟逮蟋蟀喂金鱼……

不会隐瞒观点，不会拉帮结伙，不会传老婆舌，不会背后捅刀子；不会朝秦暮楚，不会下海捞金，不会鸡蛋里挑骨头，不会给人家添恶心。别人蒙难失意时，不会落井下石往人伤口抹咸盐；自己春风得意时，不会翘起尾巴挂一面红旗……

不会谈天也不会说地，不会打狗也不会骂鸡。就一天到晚，独对人群，糊里糊涂丢三落四莫名其妙不淡不咸地活着；就成年累月，独对世界，辛辛苦苦快快乐乐匆匆忙忙有滋有味地活着。

这就是生活中的我，是那个整天就会幻想，就会做美丽灿烂梦，就会写纯情小说唯美散文和爱情诗的赵冬，就是那个被迷恋他的少男少女们说成好潇洒好浓情好缠绵好诗意的



纯情歌手。

也正因为自己什么都不会做，所以，生活中我样样都得重新学起。正因为自己活得平平淡淡，才好想把自己真真实实地交给世界。

总想昂着头走出人群，让自己的背影印满一双双称赞的眼睛；总想在沉默中忘掉别人忘掉自己，让所有不安分的日子都尘埃覆盖；总想去爱一个人，却不希望她马上明白；总想给人留一份纯情，却常常自己钻进自己编织的网；总想独自静静地领略黄昏的温柔、绿荫的清幽、蛙鸣的悠扬，却总有一首相思的歌谣缠绵在心头；总想轻轻松松地挥挥手，挥退世俗，挥退遗憾，挥退寂寞，却总也无法摆脱月的圆缺花的开谢人的聚散……于是，又好想平淡好想潇洒好想超脱，好想让自己目光蔑视那些自以为是的凡夫俗子，好想以自己活净的双手去浣洗那些被铜臭淤积的灵魂。

那次在街上遇见一位龙钟乞丐。别人，好多身着华丽衣服的男女视而不见，擦肩而过，自己却风度翩翩地拈出一张大团结递给老人，博得周围一片异样的目光。也算潇洒，尽管那时自己嗓子渴冒了烟，却舍不得花几角钱买一瓶汽水或吃一块西瓜。

那次外出在哈尔滨工大附近的胡同，撞见一群流氓正在劫持两名女大学生，于是自己挺身而出与流氓们厮打起来，直打到民警赶了来。把一个流氓扭送到曲线街派出所。再看自己，鼻青脸肿、也算潇洒，爬起来，掸掉身上的尘土，带伤而归。

那次与朋友去外地应试，考某高校的导演班，朋友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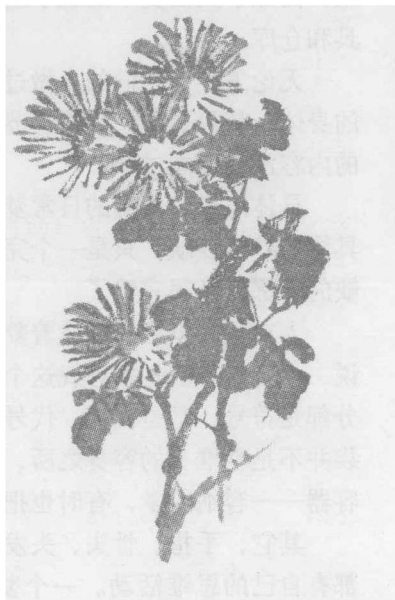
过关，自己却在复试赛中被淘汰，虽然心情沮丧，却摆上一桌酒菜为朋友祝贺。也算潇洒，人生有无数次沉浮，重要的是总结经验。

与热恋中的女友分手，她坐在车窗口，那双大眼睛似乎企望什么。我却倔强地缄闭嘴巴，直到列车缓缓开走，才禁不住眼泪横流，打湿了月台。也算潇洒，感情的丝线该断则立刻斩断。

滑冰的时候，迎面冲向一个横穿跑道的女孩，为避免碰伤她，自己闪进旁边的冰缝里，冰鞋滑进冰缝，脚腕受伤。也算潇洒，用自己的危险换来别人的安全。

潇洒就是潇洒，毫不矫饰，毫不做作。虽然明明知道自己吃亏，虽然明明知道这一切太平凡太平淡，却依然要按照自己的活法生活……那张年轻的脸有时写着清亮和傲岸，有时挂着自信和倔强，有时印着顽皮和风趣。似乎懂得一切又反感一切；似乎看透一切又蔑视一切；似乎拥有一切又失去一切，什么也不想去争去取，只是为了平平淡淡地做人。

平平淡淡也潇洒，你说呢！





我们所有的人，一生就等一个梦，等于一个梦的长度，等于一个梦的内容。

梦

我们所有的人，一生就等一个梦，等于一个梦的长度，等于一个梦的内容。而我们日常所说的梦，则是梦中之梦，梦中之梦中，还有其它梦。这正如物质的结构由分子原子组成，而原子又由更小的粒子组成。我们的身体是梦的运输工具和仓库。

无论怎样，我们的人做过的梦，其梦境都远远小于我们的身体。梦只是我们身体里苏醒的一些内容，还有与梦平行的内容没有苏醒过来。

具体地说，我们的日常梦，也并没有全部苏醒，每一个具体的梦都残缺，只是一个完整的梦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残缺的梦都已经很完整了。

人在醒来以后，寻找着梦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一个梦，一般是去寻找这个梦的系统意义，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是符号，都是代码、代号，目前还没有破灭。我们的脑袋并不是梦惟一的容身之所，不是梦惟一的容器。血液也是容器——容纳着梦，有时也把梦释放出来。

其它，手指、骨头、头发、眼睛都可以做梦，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思维活动。一个梦脱离身体出来，它消失的地



方，还是属于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身体的隐形部分。

一个梦出来了，梦的反面的内容，它没有告诉我们。其实做梦好像呼吸，梦被呼出来，它的反面，则是被吸进去的成分，我们不知道那内容，我们的一生，死在做梦的路上。婴儿的梦与成人的梦是不同的，他们的梦敞开得更多，但遗忘得更多。

梦是虚无，是另一部数字之书，是人体上的海市蜃楼，是人体的电影院里飘出的一个又一个戏剧。那里坐满了黑压压的观众。而我们自己看到的自己的梦，则是银幕的反面。

人生日常所说的话，有许多是梦话，有许多是梦中的梦话。语言的意义，除了日常的应用语以外，还有更深的象征意义。人进入梦中，被运输到另一种陌生的环境中去了。

白日梦比睡眠的梦进行得更为彻底。白日梦更加体现了人生所在另外的环境中的可能。真正的白日梦比人生经历更具有生存意义。

一个人在清楚地控制一个梦的活动，犹如一个人骑着一匹马，马漂亮而真正地听话。白日梦对人生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它把生存环境都转到梦中去。

我们害怕做恶梦。人生更确切地说是等于一次梦游。梦里有恐怖、冒险、探险、探索、寻找自我、把生命的意义提到象征的高度。人在梦游中去远方，身体的少数部分寄托在梦游中。梦游惊世骇俗，一个梦游的人，带着他的身体，重游在清醒时所到的地方，或是清醒时没有去过的地方。

由于他没有惊醒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可以看到与平凡人所看到的情景完全不同的风景。例如说，看到一棵树，他可